

重建原始沿海閩語 *a 韻腹的陽聲韻 及入聲韻——兼論莆仙閩語在沿海 閩語中的位置*

郭必之**

摘 要

原始沿海閩語是指各種沿海閩語方言（包括閩南片、閩東片及莆仙片）通過比較法構擬出來的共同祖先。本文在原始閩南語及原始閩東語的基礎上，對原始沿海閩語 *a 韻腹的陽聲韻及入聲韻進行了構擬，涉及十八個韻母（陽聲韻及入聲韻各佔一半），一共四十多個例子。文章指出：閩東片方言尤其是寧德虎浪話對構擬有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們保留了較多音位對立；至於閩南片和莆仙片則都出現了韻尾弱化、甚至丟失的現象。另一方面，接齒齶音韻尾時，兩片方言的韻腹都會出現裂化變成 /ua/。這兩項

2023.09.15 收稿，2024.01.10 修訂稿收件，2024.06.19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在「第21屆國際暨第41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23年8月，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上宣讀。感謝吳瑞文和杜佳倫的邀請，以及沈瑞清、洪惟仁、秋谷裕幸、連金發、董忠司（筆劃序）以及《聲韻論叢》三位評審人所惠示的意見。本文為研究計劃CUHK14603222（主持人：郭必之）的成果之一，該計劃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的贊助。文中採用的部分語料（見第一節）由研究計劃CUHK4001/02H（主持人：張雙慶教授）提供，在此一併申謝。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音韻上的創新暗示閩南片和莆仙片在沿海閩語譜系樹上有較接近的關係（和閩東片較疏遠）。我們認為原始沿海閩語的 *a 是個長元音。

關鍵詞：沿海閩語、*a 韻腹、陽聲韻、入聲韻、莆仙閩語

一、研究背景

目前漢語方言學界普遍認為閩語可以分爲「沿海閩語」(Coastal Min; 'CM'; 或稱爲「東部閩語」)和「內部閩語」(Inland Min; 'IM'; 或稱爲「西部閩語」)兩個大支(Norman 1969、1991、陳章太、李如龍 1991、侯精一主編 2002、秋谷裕幸 2022b 等)。「沿海閩語」包括《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中的閩南片、雷州片、瓊文片、莆仙片和閩東片;¹「內陸閩語」則包括閩北片、閩中片和邵將片。兩支的分野,一方面反映在對原始閩語(Proto-Min; 'PM') *lh- 聲母的處理上,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詞彙層面上(Norman 1991、秋谷裕幸 2022b 等)。

本文所說的「原始沿海閩語」(Proto-Coastal Min; 'PCM'),是指各種現代沿海閩語方言通過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構擬出來的共同祖先。Norman (1969)曾對這種原始語進行過初步復原,但受時代所限,他賴以參考的只有五種方言(福州、隆都、廈門、潮州、定安),因此無法包含所有音位對立。

觸發筆者爲 CM 構擬原始語的一個原因,是原始閩東語(Proto-Eastern Min; 'PEM')(秋谷裕幸 2018、2020)和原始閩南語(Proto-Southern Min; 'PSM')(Kwok 2018)²的音系都已經被完整地構擬出來。本文即在 PEM 和 PSM 的基礎上,對 PCM 以 *a 爲韻腹的陽聲韻及入聲韻進行構擬。

我們都知道,PM 的音系一早已經給 Norman (1973、1974、1981 等)構擬出來了,而 PCM 只是 PM 的一支,在閩語譜系樹中層級較低。既然如此,PCM 的重建有什麼價值呢?本文認為這個工作至少有三個意義:

一,作爲檢視 PM 系統的基準:Norman (1981)構擬 PM 的韻母時,CM 參考了福安、福州(以上閩東片)、廈門和揭陽(以上閩南片)四點。至於

¹ 從分群(subgrouping)的角度看,閩南片、雷州片和瓊文片(海南閩語)都屬於閩南語的下位方言,參看 Kwok (2018)。本文以「閩南片」指稱整個閩南語。

² 張靜芬(2013)也構擬了 PSM,而且比 Kwok (2018)更早發表。只是她提出的系統有一些可以爭論的地方。本文主要採用 Kwok (2018)的構擬。

構擬聲母時，由於時代更早，所以僅有福州和廈門兩種。這不免使人懷疑 PM 能否照顧到 CM 的多樣性。隨著近年調查的深入，越來越多偏遠方言的語料給披露出來。例如 Kwok (2018) 構擬 PSM 時就參考了泉州、潮陽、雷州（海康）等六種方言的情況，秋谷裕幸 (2018、2020) 的 PEM 更包括了福州、福清、泰順、霞浦等十一種方言，大部分都由構擬者親自調查所得。PCM 建基於 PSM 和 PEM，可靠度比較高，它可以作為檢視 PM 的標準。「檢視」當然並不意味著全盤的否定或修訂。它也可以證明 PM 某些部分構擬是正確的。

二，增加構擬系統的確定性：Norman 晚年在一封給 Coblin 的電郵中曾表示，如果一切能推倒重來，他會選擇把 CM 和 IM 分開處理。³ 筆者完全認同這個構想，因為這樣做可以更容易地把因融合 (convergence) 而形成的成份辨識出來，而兩種原始語的可信度也會提高。事實上，CM 和 IM 能不能組成一個有效的、具發生學關係的語群 (phylum)，也存在疑問 (Coblin 2018: 77 引 Norman 的話)。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比較法的特性：比較法對於分化年代較短的語群特別有效。⁴ 因此，無論是從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抑或是從比較閩語的觀點出發，PCM 的構擬都有積極且重大的意義。

三，有助於釐清 PCM 下位方言的系屬及相關音變：PCM 建立了以後，我們便可以梳理出由 PCM 發展至 EM 和 SM 間的各種音變。哪些音韻結構屬創新、哪些屬於存古，一目了然。這對於處理像莆仙片等「混合變體」（李如龍、姚榮松主編 2008: 98）方言顯得格外有用。前人對莆仙片的系屬頗有不同的意見 (Bodman 1985、蔡國妹 2016、李如龍、劉福鑄、吳華英、黃國誠

³ 原文是：‘If I had things all to do over again, I think I would treat Coastal and Inland Min separately – two different systems, but it’s too late for that now.’ 引自 Coblin (2018: 75)。電郵寄出的日期是 2009 年 11 月 3 日。

⁴ Coblin (2005: i) 曾對構擬原始漢語方言的歷史作了以下回顧：‘Early attempts in this direction [筆者按：利用比較法構擬漢語方言] involved work on large, very old dialect groups. More recently, attention has focused on smaller groups and sub-groups, for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s most effective when applied at shallow time depth to closely related languages.’

2019、吳瑞文 2021 等)。如果從 PCM 切入看待這個問題，相信會找到具說服力的解決辦法。這也是本文撰作的其中一個目的。

本文的語料來源如下：

- 泉州、漳州、潮陽、雷州（以上閩南片）、莆田（莆仙片）、福州、福安、泰順（以上閩東片）：由研究計劃 CUHK4001/02H 提供；
- 寧德虎浚（簡稱「虎浚」）（閩東片）：秋谷裕幸（2018）；
- 仙游、江口、游洋（以上莆仙片）：李如龍、劉福鏞、吳華英、黃國誠（2019）；
- 其他方言資料的出處隨文註出。

二、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的韻母系統簡介

PSM 是根據泉州、漳州、大田、揭陽、潮陽及雷州六種方言構擬出來的系統，連成音節的 m 在內有八十二個韻母，包括十二個鼻化韻。能充當韻腹的有八個元音：*a、*e、*ø、*i、*y、⁵*o、*u 和 *ɿ，它們都可以單獨出現；能充當韻尾的輔音則有 *-p、*-t、*-k、*-ʔ、*-m、*-n、*-ŋ 七個。值得注意的是：PSM 存在至少有兩個歷史層次，其中鼻化韻和喉塞音韻尾只出現在年代較古老的層次中。

至於 PEM，是通過比較福州、福清、壽寧、福安、寧德、泰順等十一種方言的音系構擬而成的。PEM 有八十一個韻母，當韻腹的元音有 *a、*ɛ、*œ、*i、*y、(*ə)、*ɑ、*ɔ 和 *u 九個，輔音韻尾七個：*-p、*-t、*-k、*-ʔ、*-m、*-n、*-ŋ，和 PSM 一樣。構擬者秋谷裕幸（2020：858）認為 PEM 韻母系統存在明顯的不平衡之處，如 *ə、*ɑ 的分布比較局限，「只不過是階段性的結論」。

PSM 和 PEM 的對應，有時相當直接清晰，例如兩者都有一系列由 *y 為韻腹構成的韻母，因此可以假定它們的共同祖語也有 *y 元音。兩種原始語的 *-y 韻、*-yn 韻、*-yŋ 韻和 *-yk 韻都可以順利往上推至 PCM 層級，參看表 1。

⁵ 原書是後高展唇元音 *u。秋谷裕幸（2022b）建議把它改為 *y，認為可以更有力地解釋 SM 去鼻音化現象。本文從之。洪惟仁（2023：83）提出的「共同閩南語」也擬有 *y 韻。

表 1 原始沿海閩語以 *y 為韻腹的幾個韻母

PSM 韻母	PEM 韻母	PCM 韻母	詞例
*-y	*-y	*-y	豬汝你魚
*-yn	*-yn	*-yn	根近銀
*-yt	*-yt	*-yt	□ 稠
*-yŋ ⁶	*-yŋ	*-yŋ	窮濃腫
*-yk	*-yk	*-yk	竹叔肉

PCM *a 元音的構擬並不困難。和 *y 不同的是，PCM *a 出現的環境十分廣闊，不單可以單獨出現及組成 *-au 等複元音韻母，⁷ 也可以配搭多種輔音韻尾，以及 *-i-、*-u- 等介音；另一方面，相關韻母在 PEM 和 PSM 中的反映差異較大，或可從中窺探出 *a 元音的一些特質。

第三節和第四節會分別構擬以 *a 為韻腹的陽聲韻和入聲韻，提供相關詞例及其在現代方言中的形式。隨文也會列出該詞的上古音（‘OC’）形式及中古音轉寫（‘MC’）（皆據 Baxter & Sagart 2014a、2014b），以方便比較。

在正式開始討論前，需要稍為說明一下本文羅列例子的原則。我們的例子，雖然以「字」為單位，但一般只給出詞音，即實際口語的讀法。每個構擬出來的韻母，盡量提供兩到三個例子，這樣可以有效地排除所謂「假音類」（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的情況，因為「假音類」大概不會像正常的語音對應那樣反復出現。⁸ 我們相信同一組例子都源自同一個原始語的韻母。

⁶ PSM 的 *-yŋ 和 *-yk 或者可以分別擬為 *-iun 和 *-iuk，這對於說明後來的音變有利。詳情有待進一步探究。

⁷ PCM 屬 *-a 韻的詞有「茶」、「爬」（>PSM *-e；PEM *-a），屬 *-au 韻的詞則有「孝」、「咬」（>PSM *-a；PEM *-a）。

⁸ 所謂「假音類」，是指方言間因層次不同而構成、屬於假像式的對應組合，如「蓮」泉州 /nũi²/；漳州 /lian²/；潮陽 /noi²/；雷州 /lieŋ²/，它們的韻母並非單一來源，而是分屬兩個層次。通過分析，知道泉州話的 /-ũi/、潮陽話的 /-oi/ 來自 PSM *-ōi（可與「反」、「千」等詞比較），而漳州話的 /-ian/、雷州話的 /-ieŋ/ 則源自 PSM *-ian（可與「免」、「電」等詞比較）（Kwok 2018：18-19）。只要例子足夠，正常的語音對應便能梳理出來，「假音類」也不難辨識。

三、原始沿海閩語以 *a 為韻腹的陽聲調

PCM 的 *a 元音可以出現在 *-m、*-n、*-ŋ 三種鼻音韻尾之前。

(一) 原始沿海閩語 *-am、*-iam

- (1) 「三」 PCM *-am > PSM *-ã ; PEM *-am

泉州 /sã¹/ ;⁹ 漳州 /sã¹/ ; 潮陽 /sã¹/ ; 雷州 /sa¹/ | 莆田 /to¹/ | 福州 /saŋ¹/ ;
福安 /saŋ¹/ ; 虎浞 /θam¹/ ; 泰順 /saŋ¹/ | MC sam ; OC *s.rum

- (2) 「膽」 PCM *-am > PSM *-ã ; PEM *-am

泉州 /tã³/ ; 漳州 /tã³/ ; 潮陽 /tã³/ ; 雷州 /ta³/ | 莆田 /to³/ | 福州 /taŋ³/ ;
福安 /taŋ³/ ; 虎浞 /tam³/ ; 泰順 /taŋ³/ | MC tamX ; OC *[t]^ham?

- (3) 「敢」 PCM *-am > PSM *-ã ; PEM *-am

泉州 /kã³/ ; 漳州 /kã³/ ; 潮陽 /kã³/ ; 雷州 /ka³/ | 莆田 /ko³/ | 福州 /kaŋ³/ ;
福安 /kaŋ³/ ; 虎浞 /kam³/ ; 泰順 /kaŋ³/ | MC kamX ; OC *[k]^ham?

PCM *-am 韻在閩東片虎浞話裡保存得最完好，其他閩東片方言的韻尾則向 -ŋ 發展。閩南片和莆仙片的鼻音韻尾都有弱化的趨勢，或變成鼻化韻（如泉州），或完全脫落（如雷州）。Norman（1969）把上述諸例的 PCM 韻母都擬為 *-om，如「三」*som¹。

- (4) 「𧄸味淡」 PCM *-iam > PSM *-iã ; PEM *-iam

泉州 /tsiã³/ ; 漳州 /tsiã³/ ; 潮陽 /tsiã³/ ; 雷州 /tsia³/ | 莆田 /tsia³/ |
福州 /tsiaŋ³/ ; 福安 /tsiaŋ³/ ; 虎浞 /tsam³/ ; 泰順 /teiaŋ³/ | MC tsamX ;
OC --

⁹ 本文標調方式：1-陰平；2-陽平；3-陰上；4-陽上；5-陰去；6-陽去；7-陰入（7a-粵語的上陰入）；8-陽入。

PCM *-iam 在各片的的演變軌跡大抵與 *-am 平行。例 (4) 除虎湔話外，在其他閩東片方言中也有收 -m 的例子，如福安穆陽 /tɕiɛm³/ (Norman 1977-1978 : 343)、寧德咸村 /tɕjam³/ (秋谷裕幸 2018 : 541)。注意這個詞在沿海閩語中普遍都帶 -i- 介音。虎湔話 -i- 介音的脫落屬於該方言的正常音變。

本節還需要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 PEM *-am 不單和 PSM *-ã 構成對應，也和 PSM *-am 構成對應，詞例有「南」、「暗」等。既然我們已經為例 (1)、(2)、(3) 構擬了 *-am 韻，那麼例 (5) 便不可能也來源於 *-am 了。這個對應組合，閩南片方言的韻尾沒有弱化。本文參考 Norman (1981 : 53-54) 的處理方法，把它的 PCM 形式構擬為 *-əm。

(5) 「暗」 PCM *-əm > PSM *-am ; PEM *-am

泉州 /am⁵/ ; 漳州 /am⁶/ ; 潮陽 /am⁵/ ; 雷州 /am⁵/ | 莆田 /aŋ⁵/ | 福州 /aŋ⁵/ ;
福安 /aŋ⁵/ ; 虎湔 /am⁵/ ; 泰順 /aŋ⁵/ | MC 'omH ; OC *q^ʰum-s

(二) 原始沿海閩語 *-an、*-ian、*-uan、*-yan (?)

(6) 「山」 PCM *-an > PSM *-uã ; PEM *-an

泉州 /suã¹/ ; 漳州 /suã¹/ ; 潮陽 /suã¹/ ; 雷州 /sua¹/ | 莆田 /lua¹/ | 福州 /saŋ¹/ ;
福安 /saŋ¹/ ; 虎湔 /θan¹/ ; 泰順 /saŋ¹/ | MC srean ; OC *s-ŋrar

(7) 「炭」 PCM *-an > PSM *-uã ; PEM *-an

泉州 /t^huã⁵/ ; 漳州 /t^huã⁵/ ; 潮陽 /t^huã⁵/ ; 雷州 /t^hua⁵/ | 莆田 /t^hua⁵/ |
福州 /t^haŋ⁵/ ; 福安 /t^haŋ⁵/ ; 虎湔 /t^han⁵/ ; 泰順 /t^haŋ⁵/ | MC thanH ;
OC *[t^h]ʰa[n]-s

(8) 「肝」 PCM *-an > PSM *-uã ; PEM *-an

泉州 /kuã¹/ ; 漳州 /kuã¹/ ; 潮陽 /kuã¹/ ; 雷州 /kua¹/ | 莆田 /kua¹/ | 福州 /kaŋ¹/ ;
福安 /kaŋ¹/ ; 虎湔 /kan¹/ ; 泰順 /kaŋ¹/ | MC kan ; OC *s-k^ʰa[r]

閩東片只有虎浞話保留了 PCM *-an 的音值，其他方言的 -n 尾都變成了 -ŋ。至於閩南片，PCM *-an 在 PSM 階段就已經變為 *-uã。雷州話更進一步，丟失鼻化成分，變成了 /-ua/。莆仙片的情況與閩南片相類。雖然 PCM *-am 和 *-an 韻的韻尾在閩南片、莆仙片中都走向弱化，但這兩個韻始終沒有合併。Norman (1969) 把上述例子的 PCM 韻母都擬為 *-on，如「山」*son¹。

(9) 「癬」 PCM *-ian > PSM *-uã ; PEM *-ian

泉州 (/sian³/) ; 漳州 (/sian³/) ; 潮陽 (/sian³/) ; 雷州 /ts^hua³/ | 莆田 /ts^hyo³/ |
福州 /ts^hiaŋ¹/ ; 福安 /ts^hiŋ³/ ; 虎浞 /ts^han¹/ ; 泰順 /tɕ^hiẽ³/ | MC *sjenX* ;
OC *[s]ar?

(10) 「線」 PCM *-ian > PSM *-uã ; PEM *-ian

泉州 /suã⁵/ ; 漳州 /suã⁵/ ; 潮陽 /suã⁵/ ; 雷州 /sua⁵/ | 莆田 /tɕyo⁵/ | 福州 /siaŋ⁵/ ;
福安 /siaŋ⁵/ ; 虎浞 /θian⁵/ ; 泰順 /tɕ^hiẽ⁵/ | MC *sjenH* ; OC --

(11) 「囡兒子」 PCM *-ian > PSM *-iuã (?) ; PEM *-ian

泉州 /kã³/ ; 漳州 /kiã³/ ; 潮陽 /kiã³/ ; 雷州 /kia³/ | 莆田 /kyp³/ | 福州 /kiaŋ³/ ;
福安 /kiaŋ³/ ; 虎浞 /kian³/ ; 泰順 /kiẽ³/ | MC *kjenX* ; OC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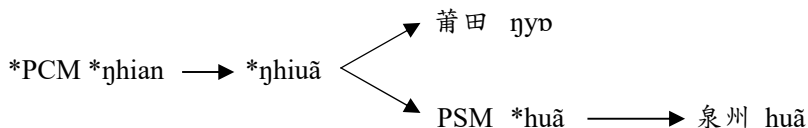
上述三例的PCM韻母都可以擬為*-ian。閩東片的情況大致和*-an韻平行，只是泰順話的韻尾丟失了，變成鼻化韻，韻腹元音提升至 /ɛ/。閩南片方面，*-ian 在非軟顎聲母聲母後變成 /-uã/ 或 /ua/（例(9)、(10)）（Norman 1981 : 63）。從PCM的角度看，這是一項創新。帶軟顎聲母的情況比較複雜，留待下文討論。莆田話的 /-yp/ 應該是由早期的 *-iuã 發展而來的（詳第五節）。它直接和PCM*-ian對應。例(9)「癬」泉州、漳州和潮陽的讀音都屬文讀層的成分。查 Douglas (1873 : 91)，找到 *chhoán* [tshuã³] 這一詞條，意思是 ‘eruptions or dirt on skin’，證明當時廈門話「癬」這個詞還有和雷州話完全

對應的形式。例 (11)「圉」的 PSM 形式可能是 **-iuā*，¹⁰ 參考龍岩城關話 /kiuā³/ (陳筱琪 2013 : 195)。此外，泉州話不像預期讀 /kiā³/ 而讀 /kā³/，應該是由一項新近的音變引起的 (Kwok 2018 : 54)。¹¹ 這三個詞中，Norman (1969) 的表格只有「圉」，但沒構擬出它的 PCM 形式。

(12) 「岸」 PCM **-ian* > PSM **-uā* ; PEM **-ian*

泉州 /huā⁵/ ; 漳州 /huā⁶/ ; 潮陽 (/ŋai⁴/) ; 雷州 /hua¹/ | 莆田 /ŋyp⁶/ |
 福州 (/ŋaŋ⁶/) ; 福安 /ŋiaŋ⁶/ ; 虎浪 (/ŋan⁶/) ; 泰順 (/ŋaŋ⁶/) | MC *nganH* ;
 OC **[ŋ]ʰa[r]-s*

沿海閩語「岸」的讀音很值得注意。在 PSM 中它屬 **-uā* 韻。據前文的分析，它可以往上推至 PCM 的 **-an* 韻或 **-ian* 韻。由於它的聲母經歷過 **ŋh-* > *h-*，而這一音變的條件是後面帶高前元音，¹² 所以這個詞的 **-uā* 韻只可能源自 PCM **-ian*，不可能源自不帶介音的 **-an*。莆田話 /ŋyp⁶/ 證實了這個推測。整個音變的過程可以構擬為：¹³



¹⁰ 「圉」在 Kwok (2018 : 198) 中被擬為 **kiā³*。這個形式不能解釋龍岩城關話的反映。同樣應該被擬為 **-iuā* 韻的還有「艾」、「件」等詞。

¹¹ 成書於 19 世紀上半葉的《增補彙音妙悟》還保留了 *-i-*。此點承蒙審查人指出，謹致謝忱。

¹² 秋谷裕幸 (2022b : 5) 明確指出了這個音變的條件。他舉的例子包括「魚」PM **ŋh-* > PSM **hy*、「瓦」PM **ŋh-* > PSM **hia* 等。

¹³ 「岸」的 PSM 韻母是 **-uā* 而不是 **-iuā*，參考龍岩城關話 /huā¹/。圖中的 **-iuā* 代表 PSM 和莆仙片分裂前的形式。

閩東片的情況更複雜一些。福安話的形式很可能來自 PCM *-ian。¹⁴ 另外有一部分閩東片方言的形式可能來自早期的 *-iam，例如寧德九都話 /ɲiem⁶/、福安穆陽話 /ɲiem⁶/ (Norman 1977-1978 : 343) 等。秋谷裕幸 (2018 : 542-543) 曾把「岸」的原始寧德方言形式構擬為 *ɲiam⁶。可是到了構擬 PEM 時，秋谷裕幸 (2020) 再也沒提到「岸」這個詞了。至於福州話的 /ɲaŋ⁶/、虎浞話的 /ɲan⁶/ 和泰順話的 /ɲaŋ⁶/，則可追溯至 PEM *-an。這個形式在閩南片中沒有對應，不能上推至 PCM 層級。

(13) 「搬」 PCM *-uan > PSM *-uã ; PEM *-uan

泉州 /puã¹/ ; 漳州 /puã¹/ ; 潮陽 /pfuã¹/ ; 雷州 /pua¹/ | 莆田 /pua¹/ |
福州 /puan¹/ ; 福安 /puan¹/ ; 虎浞 /puon¹/ ; 泰順 /puan¹/ | MC *pan* ;
OC *Cə.p⁶an

(14) 「棺~材」 PCM *-uan > PSM *-uã ; PEM *-uan

泉州 /kuã¹/ ; 漳州 /kuã¹/ ; 潮陽 /kuã¹/ ; 雷州 /kua¹/ | 莆田 (/kuan¹/) |
福州 /kuan¹/ ; 福安 /kuan¹/ ; 虎浞 /kuon⁵/ ; 泰順 /kuan¹/ | MC *kwan* ;
OC *kw⁶a[n]

(15) 「碗」 PCM *-uan > PSM *-uã ; PEM *-uan

泉州 /uã³/ ; 漳州 /uã³/ ; 潮陽 /uã³/ ; 雷州 /ua³/ | 莆田 /ua³/ | 福州 /uan³/ ;
福安 /waŋ³/ ; 虎浞 /uan³/ ; 泰順 /uan³/ | MC *'jwonX* ; OC --

上面三個例子展示了 PCM *-uan 在各方言中的對應關係。在 PSM 中它演變為 *-uã，與來自 PCM *-an 韻及部分 *-ian 韻的詞相混。閩東片清晰顯示了 PCM *-an、*-ian、*-uan 三韻的區分。虎浞話的 /-uon/ 韻和 /-uan/ 韻是條件

¹⁴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Dialecto de Fu-an* (1941-1943) 所記錄福安話「岸」的讀音是 ngian⁶ (引自秋谷裕幸 2018 : 542)。

變體：前者見於陰平等調，後者則見於上聲。Norman (1969) 給這組對應的 PCM 形式構擬為 *-uan，如「滿」*muan³。

(16) 「件量詞」 PCM *-yan (?) > PSM *-iuã (?) ; PEM *-yœn

泉州 /kiã⁴/ ; 漳州 /kiã⁶/ ; 潮陽 /kiã⁴/ ; 雷州 (/kien⁴/) | 莆田 /kyp⁶/ |
 福州 /yɔŋ⁶/ ; 福安 /kiŋ⁶/ ; 虎浪 /kœn⁶/ ; 泰順 /kyə⁶/ | MC *gjenX* ;
 OC *[g]r[a][n]?

「件」的PSM形式可構擬為*-iuã，表示它很可能來自PCM *-ian。然而，閩東片卻屬於另一組對應，指向 PEM *-yœn 韻，那是 PEM 中極少數帶 *-y- 介音的韻母之一（另一個是它的入聲韻 *-yœt）。本文暫時把這個詞的PCM形式構擬為 *-yan，並假定它的韻腹元音受介音影響，在 PEM 裡演變為 *œ；在 PSM 裡，這個韻母的介音則經歷了展唇化。另一個可歸入 PCM *-yan 韻的詞是「健」。

可能有人會覺得把本節的 *a 韻腹改擬為 *ɑ 韻腹會更合適一些（參考 Norman 1981 的 PM 構擬），因為比較容易解釋閩南片的元音裂化，如「山」PCM *-an > PSM *-uã。估計 Norman (1969) 提出的 PCM *-on 也是希望說明裂化的問題。不過，如果這樣做，*-an 便沒有好像著落，出現了音位的空檔了。¹⁵ 在 PCM 音系還沒完成全面重建以前，只好暫時把這一節的對應源頭擬成 *-an、*-ian、*-uan 和 *-yan。注意 Norman 後來推出的 Common Min（共同閩語）和 Early Chinese（早期漢語），都把這類字寫成 *-an，如 Early Chinese 「肝」被擬為 *'kan（泉州 /kuã¹/）、「線」被擬為 *san（泉州 /suã⁵/）（Norman 2014 : 12-13）。另一方面，本文並不否認 PCM 存在 *ɑ 和 *a 的對立。事實上，*ɑ、*a 的對立仍某程度上保留在 PEM 中。

¹⁵ 審查人認為可以把「干」、「限」這些字的 PCM 形式構擬為 *-an（參考 Norman 1981 的 PM 形式），這樣便能填補音位空檔。不過我認為這些字源於 PCM *-en。

(三) 原始沿海閩語 *-aŋ、*-iaŋ、*-uaŋ

- (17) 「平形容詞」 PCM *-aŋ > PSM *-ẽ ; PEM *-aŋ

泉州 /pĩ⁵/ ; 漳州 /pẽ²/ ; 潮陽 /pẽ²/ ; 雷州 /pɛ²/ | 莆田 /pa²/ | 福州 /paŋ²/ ;
福安 /paŋ²/ ; 虎浞 /paŋ²/ ; 泰順 /paŋ²/ | MC *bjaeng* ; OC *breŋ

- (18) 「鄭」 PCM *-aŋ > PSM *-ẽ ; PEM *-aŋ

泉州 /tĩ⁵/ ; 漳州 /tẽ⁶/ ; 潮陽 /tẽ⁶/ ; 雷州 /tɛ¹/ | 莆田 /ta⁶/ | 福州 /taŋ⁶/ ;
福安 /taŋ⁶/ ; 虎浞 /taŋ⁶/ ; 泰順 /taŋ⁶/ | MC *drjengH* ; OC *[d]reŋ-s

- (19) 「坑」 PCM *-aŋ > PSM *-ẽ ; PEM *-aŋ

泉州 /kĩ¹/ ; 漳州 /kẽ¹/ ; 潮陽 /kẽ¹/ ; 雷州 /kɛ¹/ | 莆田 /kʰa¹/ | 福州 /kʰaŋ¹/ ;
福安 /kʰaŋ¹/ ; 虎浞 /kʰaŋ¹/ ; 泰順 /kʰaŋ¹/ | MC *khaeng* ; OC --

PCM *-aŋ 在 PEM 以及現代閩東片方言中基本上都維持不變，在 PSM 中則變成鼻化韻 *-ẽ。現代閩南片方言的 *-ẽ 韻有不同的走向：有的高化（如泉州）、有的低化（如漳州、大田，參考 Kwok 2018 : 68-69），但都離不開前元音的範圍。在 Norman (1969) 的 PCM 裡，這類詞都屬 *-aŋ 韻，如「坑」*kʰaŋ¹。

- (20) 「命」 PCM *-iaŋ > PSM *-iã ; PEM *-iaŋ

泉州 /miã⁵/ ; 漳州 /biã⁶/ ; 潮陽 /mia⁶/ ; 雷州 /mia¹/ | 莆田 /mia⁶/ |
福州 /mian⁶/ ; 福安 /mian⁶/ ; 虎浞 /mien⁶/ ; 泰順 /mian⁶/ | MC *mjaengH* ;
OC *m-riŋ-s

- (21) 「鼎鍋子」 PCM *-iaŋ > PSM *-iã ; PEM *-iaŋ

泉州 /tiã³/ ; 漳州 /tiã³/ ; 潮陽 /tiã³/ ; 雷州 /tia³/ | 莆田 /tia³/ | 福州 /tian³/ ;
福安 /tian³/ ; 虎浞 /tian³/ ; 泰順 /tian³/ | MC *tengX* ; OC *tʰeŋ?

(22) 「驚」 PCM *-iaŋ > PSM *-ia ; PEM *-iaŋ

泉州 /kiã¹/ ; 漳州 /kiã¹/ ; 潮陽 /kiã¹/ ; 雷州 /kia¹/ | 莆田 /kia¹/ | 福州 /kiaŋ¹/ ;
 福安 /kiaŋ¹/ ; 虎浪 /kien¹/ ; 泰順 /kiaŋ¹/ | MC *kjaeng* ; OC *krenj

以上三個是 PCM *-iaŋ 韻的例子。這個韻在各方言的反映都比較直接：在閩東片大致不變，¹⁶ 在閩南片和莆仙片中則演變為 /-iã/ 或 /-ia/。我們對這個韻的構擬和 Norman (1969) 相同，例如他把「命」的 PCM 形式構擬為 *mian⁶。

(23) 「橫」 PCM *-uaŋ > PSM *-uẽ ; PEM *-uaŋ

泉州 /huĩ²/ ; 漳州 /huã²/ ; 潮陽 /huẽ²/ ; 雷州 /hue²/ | 莆田 /hua²/ |
 福州 /xuaŋ²/ ; 福安 /huaŋ²/ ; 虎浪 /xuon²/ ; 泰順 /faŋ²/ | MC *khaeng* ;
 OC --

PCM 中屬 *-uaŋ 韻的詞例並不多。這個韻在閩東片裡變化不多。泰順話的 /f-/ 聲母顯然導源於早期的 *hu-。閩南片和莆仙片的變化大致與 PSM *-ẽ 韻平行，只是漳州話「橫」的韻腹元音比 *-ẽ 韻降得更低。「橫」在 Norman (1969) 的 PCM 中被構擬為 *huan²。

四、原始沿海閩語以 *a 為韻腹的入聲調

PCM 的 *a 元音可以出現在 *-p、*-t、*-ʔ 三種塞音韻尾之前。

(一) 原始沿海閩語 *-ap、*-iap

(24) 「塔」 PCM *-ap > PSM *-aʔ ; PEM *-ap

泉州 /t^haʔ⁷/ ; 漳州 /t^haʔ⁷/ ; 潮陽 /t^haʔ⁷/ ; 雷州 /t^haʔ⁷/ | 莆田 /t^hɒ⁶/ |
 福州 /t^haʔ⁷/ ; 福安 /t^hak⁷/ ; 虎浪 /t^hap⁷/ ; 泰順 /t^haʔ⁷/ | MC *thap* ;
 OC --

¹⁶ 虎浪話的 /-ien/ 和 /-ian/ 屬條件變體，和它的聲調有關（秋谷裕幸 2018：621）。

(25) 「插」 PCM *-ap > PSM *-aʔ ; PEM *-ap

泉州 /tsh^haʔ⁷/ ; 漳州 /tsh^haʔ⁷/ ; 潮陽 /tsh^haʔ⁷/ ; 雷州 /tsh^haʔ⁷/ | 莆田 /ts^hp⁶/ |
福州 /tsh^haʔ⁷/ ; 福安 /ts^hak⁷/ ; 虎浞 /ts^hap⁷/ ; 泰順 /tsh^haʔ⁷/ | MC *tsrheap* ;
OC *mǝ-[ts^h] <r>op

(26) 「甲」 PCM *-ap > PSM *-aʔ ; PEM *-ap

泉州 /kaʔ⁷/ ; 漳州 /kaʔ⁷/ ; 潮陽 /kaʔ⁷/ ; 雷州 /kaʔ⁷/ | 莆田 /kǝ⁶/ | 福州 /kaʔ⁷/ ;
福安 /kak⁷/ ; 虎浞 /kap⁷/ ; 泰順 /kaʔ⁷/ | MC *kaep* ; OC *[k]ʳ[a]p

閩東片中只有虎浞話維持了 PCM *-ap 的 -p 尾，其他方言的韻尾都出現移位或弱化。閩南片和莆仙片的韻尾一律弱化，或變為喉塞音（如泉州），或完全脫落（如雷州）。Norman（1969）認為上述這些詞的 PCM 形式可歸入 *-op 韻，如「答」即可構擬為 *top⁷。

(27) 「戔」 PCM *-iap > PSM *-iaʔ ; PEM *-iap

泉州 /kiaʔ⁸/ ~ /k^hiaʔ⁸/ ; 漳州 /kiaʔ⁸/ ; 潮陽 /kiaʔ⁸/ ; 雷州 /kia⁴/ | 莆田 /kiaʔ⁸/ |
福州 /k^hiaʔ⁸/ ; 福安 /k^hiak⁸/ ; 虎浞 /k^hiap⁸/ ; 泰順 /teic⁸/ | MC *giaek* ; OC --

屬於 PCM *-iap 韻的詞例不多。各區的演變大致與 *-ap 韻平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此詞閩南片和莆田片多唸不送氣聲母，閩東片則多讀送氣音。

(二) 原始沿海閩語 *-at、*-iat、*-uat、*-yat (?)

(28) 「割」 PCM *-at > PSM *-uaʔ ; PEM *-at

泉州 /kuaʔ⁷/ ; 漳州 /kuaʔ⁷/ ; 潮陽 /kuaʔ⁷/ ; 雷州 /kuaʔ⁷/ | 莆田 /kua⁶/ |
福州 /kaʔ⁷/ ; 福安 /kak⁷/ ; 虎浞 /kat⁷/ ; 泰順 /kaʔ⁷/ | MC *kat* ; OC *Cǝ-kʰat

以上是 PCM *-at 韻的例子。閩東片中以虎湔話最保守，基本保留了原始語的音值。閩南片、莆仙片的演變和 *-an 韻平行，都經歷了介音 -u- 的增生和韻尾弱化。Norman (1969) 沒提及這個韻的構擬。

(29) 「辣」 PCM *-iat > PSM *-uaʔ ; PEM *-iat

泉州 /luaʔ⁸/ ; 漳州 /luaʔ⁸/ ; 潮陽 /luaʔ⁸/ ; 雷州 /lua⁴/ | 莆田 /luaʔ⁸/ |
福州 (/laʔ⁸/) ; 福安 (/lak⁸/) ; 虎湔 (/lat⁸/) ; 泰順 (/laʔ⁸/) | MC *lat* ;
OC *mə.r⁶at

(30) 「□濺」 PCM *-iat > PSM *-uaʔ ; PEM *-iat

泉州 -- ; 漳州 -- ; 潮陽 -- ; 雷州 -- | 莆田 -- | 福州 /tsiet⁷/ ; 福安 /tsiak⁷/ ;¹⁷
虎湔 /tʃit⁷/ ; 泰順 /teie⁷/ | MC -- ; OC --

以上兩例都屬於 PCM *-iat 韻的例子。先說 (29) 「辣」。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Dialecto de Fu-an 為這個詞記錄了的兩個讀音：liat⁸ 和 tiat⁸。同屬閩東片的慶元江根話，「辣」則讀 /tiaʔ⁸/。秋谷裕幸、野原將揮 (2022 : 5-6) 認為這些形式可追溯至 PM 的 *-iat 韻。如果屬實，(29) 所列的閩東片和莆仙片語料可能都來源於較晚的層次 (< *-at)。例 (30) 不見於我們的語料冊，幸好 Norman (1981 : 63) 構擬 PM *-iat 韻時詳細提到各方言的讀音：廈門 /tsuaʔ⁷/、揭陽 /tsuaʔ⁷/、福州 /tsiet⁷/、福安 /tsiak⁷/。PEM 可據虎湔話的形式構擬為 *-iat，而閩南片的來源則毫無疑問是 *-uaʔ。先說閩東片。虎湔話的 /-it/ 韻由 *-iat 演變而來，條件是陰入調 (秋谷裕幸 2018 : 574)。閩南片方面，周長楫 (2006 : 670) 的廈門話詞典為這個詞收錄了兩個義項：「搖曳、動搖」和「因搖晃而使液體溢出」。我們思疑這個詞和「濺」屬於同一詞族 (word family)。「濺」各方言的

¹⁷ 這裡福州話和福安話的形式俱取自 Norman (1981)。福州話的 /tsiet⁷/ 對應於本文的 /tsiaʔ⁷/。

讀音如下：泉州 /tsuã⁴/、漳州 /tsuã⁶/（參考周長楫 2006：533）、福州 /tsaŋ¹/。¹⁸
「濺」和 /tsuaŋ⁷/ 構成陽入對轉的關係。¹⁹

(31) 「潑」 PCM *-uat > PSM *-uaŋ ; PEM *-uat

泉州 /p^huaŋ⁷/；漳州 /p^huaŋ⁷/；潮陽 /p^huaŋ⁷/；雷州 /p^huaŋ⁷/ | 莆田 /p^hua⁶/ |
福州 /p^huaŋ⁷/；福安 /p^huak⁷/；虎浞 /p^huat⁷/；泰順 /p^huaŋ⁷/ | MC -- ; OC --

(32) 「末」 PCM *-uat > PSM *-uaŋ ; PEM *-uat

泉州 /buaŋ⁸/；漳州 /buaŋ⁸/；潮陽 (/muak⁸/)；雷州 (/muak⁷/) | 莆田 /puai²/ |
福州 /muaŋ⁸/；福安 /muak⁸/；虎浞 /muat⁸/；泰順 (/mɛŋ⁸/) | MC mat ;
OC *m^əat

(33) 「闊寬」 PCM *-uat > PSM *-uaŋ ; PEM *-uat

泉州 /k^huaŋ⁷/；漳州 /k^huaŋ⁷/；潮陽 /k^huaŋ⁷/；雷州 /k^huaŋ⁷/ | 莆田 /k^hua⁶/ |
福州 /k^huaŋ⁷/；福安 /k^huak⁷/；虎浞 /k^huat⁷/；泰順 /k^huaŋ⁷/ | MC khwat ;
OC *[k]^{wh}at

PCM *-uat 的對應關係可通過以上三詞的形式展示出來。閩東片可據虎浞話構擬爲 *-uat。這個 *-uat 可進一步往上推至 PCM 層級。閩南片和莆仙片都來源於 *-uaŋ。莆田話「末」收 /-uai/ 韻是個例外，原因待考。Norman (1969) 的 PCM 也有 *-uat 韻，管字與本文相同。

¹⁸ /tsaŋ¹/ 是本文所據語料冊 {濺} 這一詞目提供的讀音。查馮愛珍 (1998：279)，福州話「濺」有 /tsiaŋ²/ 一讀，與寧德成村話的 /teiEn²/ (秋谷裕幸 2018：191) 構成對應。它們都讀陽平調，和閩南片來源於陽上調的情況不符，原因不明。

¹⁹ 張雙慶、李如龍 (1996[1992]：311) 提到粵語的「濺」和「□濺」/tsit^{7a}/ 具陽入對轉的關係，但沒談及閩語的情況。

- (34) 「歇休息」 PCM *-yat (?) > PSM *-ia? ; PEM *-yœt

泉州 (/hioʔʔ/) ; 漳州 (/hẽʔʔ/) ; 潮陽 /hiaʔʔ/ ; 雷州 /hiaʔʔ/ | 莆田 (/høʔʔ/) |
福州 /xyoʔʔ/ ; 福安 /hikʔʔ/ ; 虎浞 /xœtʔʔ/ ; 泰順 /eieʔʔ/ | MC *xjot* ; OC *qʰat

PCM *-yat 是 *-yan 的入聲韻，管字很少。這裡舉表 {休息} 的「歇」為例。此詞在閩東片的對應大致和 *-yan 韻平行。閩南片比較複雜：只有潮陽話、雷州話肯定來自 PSM *-iaʔ，²⁰ 泉州話和漳州話似乎另有來源，而且彼此也不對應。換言之，就「歇」這個詞來說，閩東片只和廣東閩南語構成對應。²¹ 這一現象值得關注。

(三) 原始沿海閩語 *-aʔ、*-iaʔ、*-uaʔ

- (35) 「白」 PCM *-aʔ > PSM *-eʔ ; PEM *-aʔ

泉州 /peʔʔ/ ; 漳州 /peʔʔ/ ; 潮陽 /peʔʔ/ ; 雷州 /pɛʔʔ/ | 莆田 /paʔʔ/ | 福州 /paʔʔ/ ;
福安 /pakʔʔ/ ; 虎浞 /peʔʔ/ ; 泰順 /paʔʔ/ | MC *baek* ; OC *bʰrak

- (36) 「冊」 PCM *-aʔ > PSM *-eʔ ; PEM *-aʔ

泉州 /tsʰeʔʔ/ ; 漳州 /tsʰeʔʔ/ ; 潮陽 /tsʰeʔʔ/ ; 雷州 /tsʰeʔʔ/ | 莆田 /tsʰaʔʔ/ |
福州 /tsʰaʔʔ/ ; 福安 /tsʰakʔʔ/ ; 虎浞 /tsʰaʔʔ/ ; 泰順 /tsʰaʔʔ/ | MC *tsrheak* ;
OC *[tsʰ](ʰ)rek

²⁰ 還有其他一些閩南片方言的「歇」來自 PSM *-iaʔ，包括汕頭 /hiaʔʔ/、海豐 /hiaʔʔ/、惠東 /hiaʔʔ/ 等。這些方言都在廣東境內。

²¹ 這個例子可和「窗」等量齊觀。現代閩南片方言的「窗」有兩個來源，其一是 PSM *-aŋ，主要分布在福建沿海的閩南語中；另一形式源自 PSM *-yŋ，見於廣東、海南的閩南語 (Kwok 2018: 59)。其中後者可以跟閩東片聯繫起來，構成規則對應，反而前者不可以。筆者認為：這些詞在閩東片中之所以和廣東閩南語構成對應、反而跟毗鄰的福建閩南語疏遠，不是因為歷史移民的關係，而是福建閩南語經歷了很多創新，而它們都沒有波及廣東閩南語。某程度上，閩東片和廣東閩南語保存了更多 PCM 結構，並在地理上造成了「A-B-A」式分布。

(37) 「客」 PCM *-aʔ > PSM *-eʔ ; PEM *-aʔ

泉州 /k^heʔ⁷/ ; 漳州 /k^hɛʔ⁷/ ; 潮陽 /k^heʔ⁷/ ; 雷州 /k^hɛ⁷/ | 莆田 /k^ha⁶/ |
福州 /k^haʔ⁷/ ; 福安 /k^hak⁷/ ; 虎浞 /ts^haʔ⁷/ ; 泰順 /k^ha⁵/ | MC *khaek* ;
OC *k^hsak

PCM 擁有 *-k 韻尾的詞（參考表 1 的「竹」、「叔」、「肉」），問題是 *a 韻腹只能接喉塞韻尾 *-ʔ，不能接 *-k 尾，這主要參考了 PEM 的構擬。閩南片和莆仙片的演變方向大致和 PCM *-aŋ 平行。Norman (1969) 把這一組對應的來源構擬為 *-ak，如「白」*pak⁸。

(38) 「壁」 PCM *-iaʔ > PSM *-iaʔ ; PEM *-iaʔ

泉州 /piaʔ⁷/ ; 漳州 /piaʔ⁷/ ; 潮陽 /piaʔ⁷/ ; 雷州 /pia⁷/ | 莆田 /pia⁶/ |
福州 /pieʔ⁷/ ; 福安 /peik⁷/ ; 虎浞 /pieʔ⁷/ ; 泰順 /pia⁵/ | MC *baek* ;
OC *b^ssak

(39) 「拆」 PCM *-iaʔ > PSM *-iaʔ ; PEM *-iaʔ

泉州 /t^hiaʔ⁷/ ; 漳州 /t^hiaʔ⁷/ ; 潮陽 /t^hiaʔ⁷/ ; 雷州 /t^hia⁷/ | 莆田 /t^hia⁶/ |
福州 /t^hieʔ⁷/ ; 福安 (/ts^hœk⁷/) ; 虎浞 /t^hieʔ⁷/ ; 泰順 (/ts^hɛʔ⁷/) | MC *trhaek* ;
OC *q^hs<r>ak

(40) 「額」 PCM *-iaʔ > PSM *-iaʔ ; PEM *-iaʔ

泉州 /hiaʔ⁸/ ; 漳州 /hiaʔ⁸/ ; 潮陽 /hiaʔ⁸/ ; 雷州 /ŋia⁴/ | 莆田 /ŋia²/ |
福州 /ŋieʔ⁸/ ; 福安 /ŋeik⁸/ ; 虎浞 /ŋieʔ⁸/ ; 泰順 (/ŋɛʔ⁸/) | MC *ngaek* ;
OC *C.ŋ^ssak

例 (38) 至 (40) 三詞在 PEM 和 PSM 中都被構擬為 *-iaʔ。這個形式可以往上推至 PCM 層級。這些詞在 Norman (1969) 的系統中則被構擬為 *-iak，如「隻」的 PCM 形式是 *tsiak⁷。

(41) 「劃動詞」 PCM *-uaʔ > PSM *-ueʔ ; PEM *-uaʔ

泉州 /huiʔ⁸/ ; 漳州 /uaʔ⁸/ ; 潮陽 /ueʔ⁸/ ; 雷州 /ue⁴/ | 莆田 /uaʔ⁸/ |
福州 /uaʔ⁸/ ; 福安 (/hœk⁸/) ; 虎浪 /uoʔ⁸/ ; 泰順 /ua⁶/ | MC *hweak* ;
OC *g^wrek

歸入 PCM *-uaʔ 韻的詞不多，這裡舉「劃」為例。這個韻的對應規則和它的陽聲韻 *-uaŋ 大致平行。關於虎浪話的形式和 PEM 的構擬問題，參閱秋谷裕幸 (2018 : 627)。在 Norman (1969) 的 PCM 中，「劃」被擬為 *uak⁸。

五、原始沿海閩語 *a 韻腹的特徵與莆仙片的歸屬問題

這裡先列出 PCM *a 韻腹的陽聲韻及入聲韻在 PSM、PEM 和莆田話中的對應。為了方便比較，我們把同部位的陽聲韻和入聲韻都放在一起。

表 2 原始沿海閩語 *-am、*-ap 諸韻在後代方言中的反映

PCM	PSM	PEM	莆田	詞例
*-am	*-ã	*-am	-ɒ	三、敢
*-iam	*-iã	*-iam	-ia	饗
*-ap	*-aʔ	*-ap	-ɒ	塔、鴨
*-iap	*-iaʔ	*-iap	-iaʔ	屐

表 3 原始沿海閩語 *-an、*-at 諸韻在後代方言中的反映

PCM	PSM	PEM	莆田	詞例
*-an	*-uã	*-at	-ua	山、肝
*-ian	*-uã / *-iuã (?)	*-ian	-yɒ	癰、囤
*-uan	*-uã	*-uan	-ua	搬、碗
*-yan (?)	*-iuã (?)	*-yœn	-yɒ	件
*-at	*-uaʔ	*-at	-ua	辣、割
*-iat	*-uaʔ	*-iat	?	□ 濺
*-uat	*-uaʔ	*-uat	-ua	潑、闊
*-yat (?)	*-iaʔ	*-yœt	?	歇

表 4 原始沿海閩語 *-aŋ、*-aʔ 諸韻在後代方言中的反映

PCM	PSM	PEM	莆田	詞例
*-aŋ	*-ẽ	*-aŋ	-a	鄭、坑
*-iaŋ	*-iã	*-iaŋ	-ia	命、驚
*-uaŋ	*-uẽ	*-uaŋ	-ua	橫
*-aʔ	*-eʔ	*-aʔ	-a	白、客
*-iaʔ	*-iaʔ	*-iaʔ	-ia	拆、額
*-uaʔ	*-ueʔ	*-uaʔ	-uaʔ	劃

這幾張表格透露了兩個訊息：

第一，在 PCM *a 韻腹陽聲韻和入聲韻的構擬上，PEM 的作用遠比 PSM 重要，那是因為 PEM 本身保留了許多 PCM 的音韻結構。除了 PEM *-yœn、*-yœt 兩韻外，PEM 基本上等同於 PCM。而在本文納入比較的幾種閩東片方言中，寧德虎浚話又最爲保守——它完整地保留了 *-m、*-n、*-ŋ、*-p、*-t、*-ʔ 六種輔音韻尾；²²

第二，脫離 PCM 以後，PSM 和莆田話都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動，主要體現在韻尾弱化（甚至脫落）方面。這個現象 Norman（1981、1991：354）早已察覺出來，並視之爲閩南片其中一個最顯著的特徵。伴隨著韻尾弱化而來的，是大量的韻母合併。儘管閩南片和莆仙片方言對於本文的構擬沒有太大的幫助，但爲沿海閩語方言的分群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線索。本節稍後將對此進行討論。

究竟 PCM *a 有什麼特質，可以使以它爲韻腹的陽聲韻和入聲韻在沿海閩語中出現如此巨大的分歧？Norman（1981）構擬 PM 的韻母系統，把 PM 的元音分爲長元音和短元音兩大類。受其啓發，筆者認爲 PCM *a 應該是個長元音。²³和泰語等具備真正元音長短對立的語言不同，PCM 的長元音沒有音位價值，也就是不存在 /a:/ 和 /a/ 的對立，情況和今天的廣州粵語類似。長元音

²² 秋谷裕幸（2018：711）構擬原始寧德閩語時便指出：除了個別情況外，「原始寧德方言的韻母系統就是原始閩東區方言的韻母系統」。

²³ 注意本文所討論的 PCM *a 並不同於 PM *a。事實上，PCM *a 更多時候與 PM *ɑ 對應。在 Norman（1981）的系統中，PM *a 和 *ɑ 都屬於長元音。

的構擬是必要的，因為它在 PSM 和莆仙片的祖語中都發揮了明顯的作用。²⁴一方面它使原來的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弱化，另一方面它產生了裂化。先說前一點。在我們的方案中，由於 *a 被認定是長元音，時長較長，所以當它帶輔音韻尾時，韻尾便會顯得較短，發音較弱。原來的陽聲韻變成鼻化韻，而原來的入聲韻則變成了帶喉塞音韻尾的韻母。²⁵在歷史語言學的文獻中，長元音韻腹使後頭輔音韻尾弱化甚至丟失，並不鮮見。好像原始仡佬語（壯侗語系）的元音有長短對立。帶長元音韻腹的陽聲韻詞，原來的鼻音韻尾在各方言中都已经消失得無影無蹤，如原始仡佬語 {高} *aaŋ > 橋上 /fy/；彎子寨 /vi/。²⁶把 PCM *a 視為長元音，對於解釋 PSM 的輔音韻尾弱化現象有一定的幫助。另一點是 *a 的裂化，即分裂為兩個元音，這也是長元音普遍的演變方向。²⁷廣州粵語在十九世紀中葉經歷了 -i > -ei、-u > -ou、-y > -øy 三個條件性音變（高田時雄 2000 等），正好 /-i/、/-u/、/-y/ 都屬於長元音；而在元音大推移（great vowel shift）中，古英語的 /i:/ 和 /u:/ 分別變成了後來的 /əy/ 和 /əw/（Hock & Joseph 2009：135-137 等）。我們估計 PCM *a 的裂化也與其長元音性質有關。PCM *a 裂化的環境比較受限，基本上只出現在接齒齶音韻尾的時候。這裡可以提出幾個原因。首先，PCM *a 肯定不會在接 *-m 或 *-p 時裂化，原因是那些音節已經有太多圓唇成分，彼此排斥。事實上，/-uam/、/-uap/ 這種音節在漢語方言中也是比較罕見的。至於接 *-ŋ 尾或 *-ʔ 尾時，PSM 的韻腹明顯經歷了高化，高化以後可能就不再符合裂化的條件了。入聲韻也可以以同樣的方法解釋。下面列出 *kam、*kan、*kaŋ 等幾種音節由 PCM 到 PSM 的演變方向：

²⁴ PCM *a 韻腹對 PEM 的影響相對輕微。唯一受影響的，是一些在上古漢語收 *-k 的詞，在 PEM 中變成了收 *-ʔ。先前說過，PEM 是有 *-k 尾的，然而 *a 只能帶 *-ʔ，只能歸因於韻腹的特殊性質。

²⁵ 這裡吸收了 Norman (1981：36) 對 PM 長元音構擬的意見。

²⁶ 關於原始仡佬語長元音的構擬理據及其演變，參看 Ostapirat (2000)。另見郭必之 (2023) 的介紹。

²⁷ 吳瑞文 (2012：214) 提出閩南片的 /-ua/ 源於 PM *a 的裂化，但他沒說明背後的原因。

- *kam > *kām (圓唇成分太多, 排斥裂化) > PSM *kā, 如「敢」;
- *kan > *kuān (元音裂化) > PSM *kuā, 如「肝」;
- *kian > *kiuān (元音裂化) > PSM *kiuā, 如「囤」;
- *sian > *siuān (元音裂化) > PSM *suā, 如「線」;
- *kuan > *kuān (元音裂化後前一成分與介音合併) > PSM *kuā, 如「棺」;
- *khaŋ > *khẽŋ (元音高化) > PSM khẽ, 如「坑」;
- *kiaŋ > *kiãŋ > PSM kiã, 如「驚」;
- *huaŋ > *huẽŋ (元音高化) > PSM huẽ, 如「橫」。

PCM *-iaŋ (以及其入聲韻 *-iaʔ) 的行為比較特別, 好像不利於我們的假設。在 PSM 階段, 這個韻母的元音既沒高化, 也沒產生裂化, 只是弱化為鼻化韻。也許是 *-i- 介音和 *-ŋ 韻尾對韻腹元音高化和裂化產生抑制作用。實情如何, 還需要進一步考察。²⁸

讓我們把焦點轉到閩南片和莆仙片的關係上。表 2、3、4 清楚地顯示: PCM 帶 *a 韻腹的陽聲韻和入聲韻在閩南片和莆田話中都有弱化的趨勢, 而莆田話的情況可以代表整個莆仙片。表 5 列出 PCM、PSM 在四種莆仙片方言中的反映。

表 5 PCM *a 韻腹陽聲韻及入聲韻在四種莆仙片方言中的反映²⁹

PCM	PSM	莆田	江口	仙游	游洋
*-am	*-ã	-ɒ	-ɒ	-õ	-õ
*-iam	*-iã	-ia	-iɛ	-iã	-iã
*-ap	*-aʔ	-ɒ	-ɒ	-ɒ	-ɒ
*-iap	*-iaʔ	-iaʔ	-œ	-iaʔ	-iaʔ
*-an	*-uã	-ua	-uo	-uã	-uã
*-ian	*-uã / *-iuã (?)	-yɒ	-œ	-yã	-yã
*-uan	*-uã	-ua	-uo	-uã	-uã

²⁸ 我們也注意到莆仙片方言對處理 PCM *-iam 韻和 *-iaŋ 韻有相同的方式, 跟 *-ian 韻的反映不一樣。參考表 5。

²⁹ PCM *-iat、*-yat 的詞例太少, 表中沒有列出。

*-yan (?)	*-iuã (?)	-yɒ	-œ	-yã	-yã
*-at	*-ua?	-ua(?) ³⁰	-uo	-ua	-ua
*-uat	*-ua?	-ua	-uo	-ua	-ua
*-aŋ	*-ẽ	-a	-a	-ã	-ã
*-iaŋ	*-iã	-ia	-ie	-iã	-iã
*-uaŋ	*-uẽ	-ua	-uo	-uã	-uã
*-a?	*-e?	-a	-a	-a	-a
*-ia?	*-ia?	-ia	-ie	-ia	-ia
*-ua?	*-ue?	-ua?	-uo?	-ua	-ua

江口處於莆田與福清交界地帶，有從莆仙片過渡到閩東片的特點；游洋天馬村（即表 5 的「游洋」）則地處莆田、仙游的交界地區，其方言也有一些過渡性質（李如龍、劉福鑄、吳華英、黃國誠 2019：29）。然而，不管是哪一種莆仙片方言，其弱化趨勢都是全面而成系統的，幾乎沒有什麼例外，而且牽涉不少基本詞，和 PSM 構成嚴謹、整齊的對應。另一方面，PCM *-a 韻腹接齒齶音韻尾時，元音都產生了裂化，其情況與閩南片相彷彿。³¹ 不同的是，PCM *-ian、*-yan 等幾個韻，到了莆仙片方言中都變成了帶 -y- 介音的韻，如「圉」PCM *-ian > 仙游 /kyã³/；游洋 /kyã³/。我們知道：現在的閩南片方言都沒有 /y/ 這個元音。前人對莆仙片 -y- 介音的來歷作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探索（劉秀雪 2008、戴黎剛 2012、吳瑞文 2021 等）。和主流觀點不同，本文主張從創新的角度解釋 -y- 的形成。以 PCM *-ian 為例。在莆仙片的祖語裡，作為韻腹的 *a 在齒齶音韻尾前會分裂為 /ua/ 變成 *-iuan > *iuã。新增的 -u- 後來和前頭的介音 -i- 折合為 -y-。我們推測：莆仙片方言之所以接受 -y- 介音，很可能是由於它本身就存在一系列以 /y/ 為韻腹的韻（如莆田話「魚」/hy²/ < PCM *-y；「銀」/ɲyɲ²/ < PCM *-yn；參看洪惟仁 2023：82-83）。換言之，莆仙片的 /y/ 應該有不只一個來源，有些屬創新，有些屬存古。這個方案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預測莆田片方言 -y- 介音出現的環境，即 PCM 帶 *-i- 或 *-y- 介音、韻尾

³⁰ PCM *-at 韻在莆田閩語中的反映，參看例 (28)。

³¹ 江口話的 /-œ/ 應該來自早期的 *-ya。

是齒齦音的音節，包括 *-ian、*-yan、*-iat 等。莆仙片的 -y- 也可以出現在陰聲韻中，如「蛇」莆田 /lyp²/；仙游 /lya²/。它們似乎來源於 PCM *-ia 韻。這個問題我們擬另文探討。

通過 PCM 和現代方言的比較，我們總結出閩南片和莆仙片兩大共同創新 (shared innov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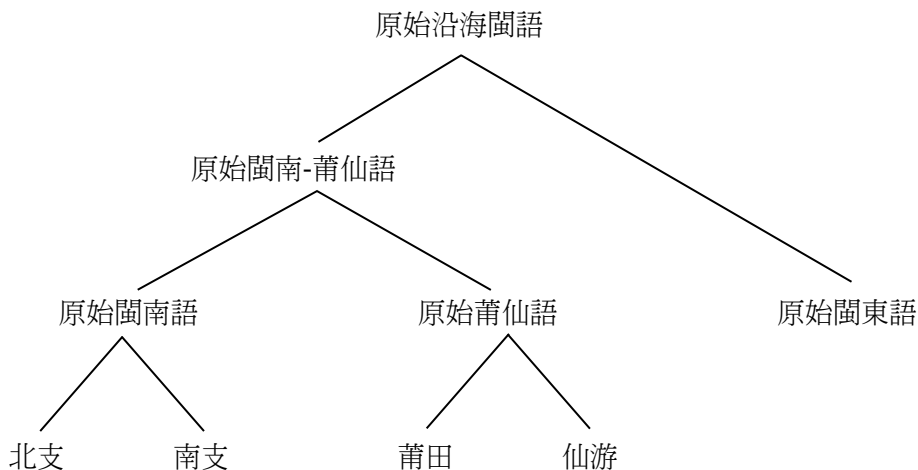
第一，PCM 以 *a 爲韻腹陽聲韻和入聲韻出現弱化。陽聲韻鼻音韻尾消失，變成鼻化韻；入聲韻的塞音韻尾則弱化爲喉塞音，甚至丟失：

第二，PCM *a 韻腹接齒齦音韻尾時出現裂化。

根據目前掌握的語料，這兩項創新同時出現在所有閩南片和莆仙片方言中，相反不見於任何閩東片方言。從這一點看來，在沿海閩語的譜系樹上，閩南片和莆仙片的關係是比較接近的，跟閩東片的關係相對疏遠，這也比較符合莆仙地區歷史發展的事實（參考周振鶴、游汝杰 1986：81、李如龍、劉福鏞、吳華英、黃國誠 2019：5-6）。

還有一個問題：PSM 能否完全解釋莆仙片的歷史音變？如果可以的話，那麼所謂的「莆仙片」充其量只是閩南片的一個分支而已。本文的答案是：不能，關鍵在於 PCM *-ian 的表現上。在 PSM 裡，大部分詞例變成 *-uã（例(9)-(10)），小部分變成 *-iuã（例(11)）。這可以視爲原來的介音 *-i- 和裂化後新增的 *-u- 相互較勁的結果。莆仙片則採取了與閩南片不同的策略：它簡單地把 *-i- 和 *-u- 折合爲 -y-。因此，PSM 的 *suã³「線」無法推衍出 (derive) 莆田話的 /syɔ³/；同理，莆田話的 /tshyɔ³/「癰」也不可能源自 PSM 的 *tshuã³。閩南片和莆仙片很可能在 *-ian > *iuã 這個節點上就已經分開了。我們支持 Bodman (1985) 提出的「原始閩南-莆仙片方言」的構想。³² 圖 1 是根據本文所觀察的音韻現象，繪製出的沿海閩語譜系樹：

³² Bodman (1985) 以莆田的舊名興化 (Hinghua) 去指稱莆仙片方言。該文主要從鼻音聲母出發，探討閩南片和莆仙片的分野。

圖 1 沿海閩語的譜系樹³³

六、總結

本文提出了重建原始沿海閩語音系的構想，並對 *a 韻腹的陽聲韻和入聲韻進行了構擬，涉及十八個韻母，一共四十多個例子。以下總結本文的發現。

一，在構擬 PCM *a 韻腹的陽聲韻和入聲韻的過程中，閩東片（尤其是寧德虎頂話）的資訊尤其重要，因為它保留了许多原始語中音位上的對立：

二，閩南片和莆仙片對 PCM *a 韻腹的陽聲韻和入聲韻的處理方式十分接近。一方面陽聲韻都弱化為鼻化韻，入聲韻的不同塞音韻尾則合併為喉塞音，甚至脫落；另一方面原來帶齒齶音韻尾的韻母，韻腹都會裂化為 /ua/。這兩項創新都沒有在閩東片中找到蹤影，足以證明閩南片和莆仙片在沿海閩語的譜系樹上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三，以 PCM *a 為韻腹的陽聲韻、入聲韻之所以在閩南片和莆仙片中弱化，

³³ 關於閩南片內部的分群，秋谷裕幸（2022a）有另一種意見。他把閩南片分為「沿海」和「內陸」兩種，最重要的指標是濁送氣聲母去聲字的表現：沿海閩南片方言一般讀陽去調（第 6 調），但閩東片、莆仙片和內陸閩南片卻讀陰去調（第 5 調）。本文依從 Kwok（2018：118-121）的意見，把這種現象視為底層效應（substrate effect）的結果。

主要原因是 *a 被推定爲長元音。長元音也是導致元音產生裂化的因素之一。構擬 PCM 韻母系統時，元音長短對立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a 並非 PCM 唯一一個長元音。

引用文獻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吳瑞文，2012，〈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和層次〉，《中國語言學集刊》6.1：177-238。
- 吳瑞文，2021，〈論莆仙方言在閩語中的分群：兼論原始閩南語中與 *y 相關韻母的擬測〉，收入吳瑞文、江敏華、陳淑娟主編《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臺北：政大出版社），頁 157-177。
- 李如龍、姚榮松主編，2008，《閩南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劉福鑄、吳華英、黃國誠，2019，《莆仙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長楫，2006，《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振鶴、游汝杰，1986，《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侯精一主編，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洪惟仁，2023，《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臺北]：臺灣語文學會。
- 秋谷裕幸，2018，《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 60），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2020，《閩東四縣市方言調查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秋谷裕幸，2022a，〈廣東中山市隆都方言的歷史音韻特點及其歸屬〉，《聲韻論叢》28：1-28。
- 秋谷裕幸，2022b，〈原始閩語的形成年代——兼論閩語詞彙的東西對立〉，第 55 屆國際漢藏語言暨語言學會議（ICSTLL-55）宣讀論文，京都：京都大學。
- 秋谷裕幸、野原將揮，2022，〈閩語中來自 *m·r- 和 *ŋ·r- 的來母字〉，《辭書研究》2022.5：1-23。
- 秋谷裕幸、韓哲夫，2012，〈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語言學論叢》45：277-335。

- 高田時雄，2000，〈近代粵語の母音推移と表記〉，《東方學報》（京都）72：754-740。
- 張靜芬，2013，《閩南方言的歷史比較及語音構擬》，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 張雙慶、李如龍，1996，〈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收入李如龍著《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頁306-315。原刊於《中國語文研究》10：119-128，1992年。
- 郭必之，2023，〈「原始閩語元音具長短對立說」的檢討〉，收入彭剛、孔江平、沈鍾偉、汪鋒主編《高山仰止：王士元教授九十歲賀壽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3-16。
-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筱琪，2013，《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馮愛珍，1998，《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劉秀雪，2008，〈閩語莆仙方言的前圓唇元音〉，《清華學報》38.4：529-561。
- 蔡國妹，2016，《莆仙方言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戴黎剛，2012，《閩語的歷史層次及其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a.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b.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MC2014-09-20.pdf> (Retrieved on 20 June 2023)
- Bodman, Nicholas C. 1985. "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hua." *For Gordon H. Fairbanks*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20), ed. by Veneeta Z. Acson & Richard L. Leed, 2-2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oblin, W. South.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Xiào Dialec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1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oblin, W. South. 2018. "Jerry Norman: Reflections o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Sinological Linguistics." *Yuyan Yanjiu Jikan* 21: 56-78.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 Hock, Hans Henrich, and Brian D. Joseph. 2009. *Language History, 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2nd revised ed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Kwok, Bit-Chee. 2018. *Southern Mǐ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 Norman, Jerry. 1977-1978.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ialects of Mintung." *Monumenta Serica* 33: 326-348.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1991.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3), ed. by William S-Y. Wang, 325-360,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Norman, Jerry. 2014. "A Model for Chinese Dialect 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Dialect, Phonology, Transcription and Tex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53),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 Newell Ann Van Auken, 1-2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Ostapirat, Weera. 2000. "Proto-Kr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1:1-25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bckwok@cuhk.edu.hk

Reconstruction of Proto-Coastal Min Rhymes with Vocalic *a and Consonantal Codas: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Pu-Xian Cluster within Coastal Min

*Kwok, Bit-Chee**

Abstract

Proto-Coastal Min ('PCM') refers to the putative ancestral language of all modern Coastal Min dialects, including Southern Min, Eastern Min and Pu-Xian Min.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Proto-Southern Min and Proto-Eastern Min sound systems,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paper to reconstruct 18 PCM rhymes with vocalic *a and consonantal codas (nasal codas and stop codas), covering more than 40 examp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Hubei dialect of Eastern Min, which keeps more early phonemic distinctions than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CM. On the other hand, weakening or even loss of codas have been witnessed in Southern and Pu-Xian Min. We also observe within these two groups the occurrence of vowel breaking, namely, *-a > -ua, before dental codas. These phonological innovations suggest that Southern Min and Pu-Xian Min have a closer relationship than Eastern Min within the Coastal Min group. Finally, we argue that PCM *a is a long vowel.

Keywords: Coastal Min, vocalic *a, rhymes with nasal codas, rhymes with stop codas, Pu-Xian Mi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